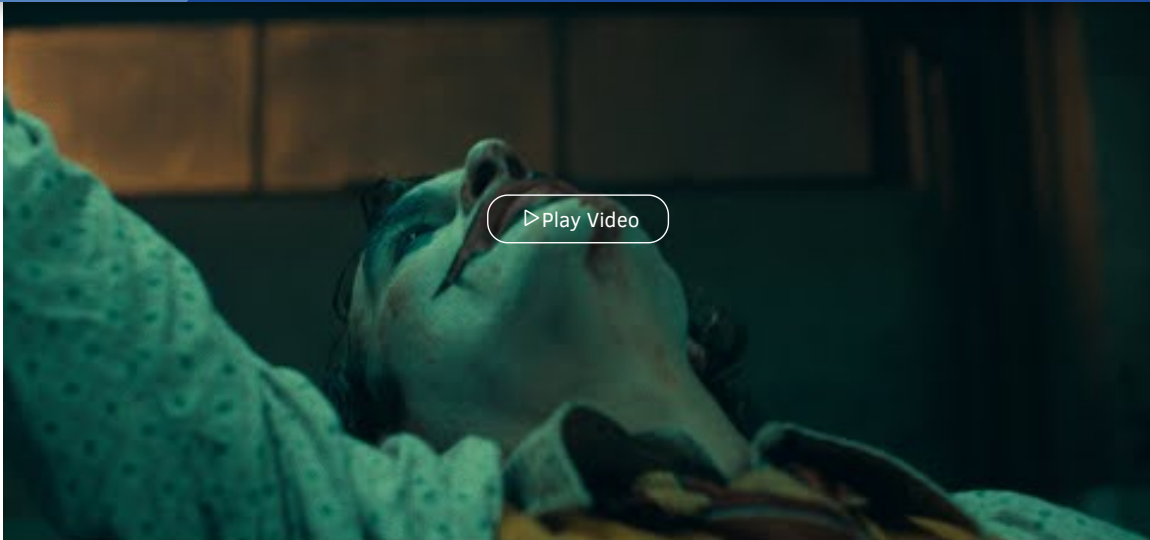


山腰電影院

《小丑》 (Joker)



當你剝奪了一個人的一切，你以為他會在你眼前消失、從此不見，你就可以安安穩穩過著自己的生活。但當一個人沒有東西可失去的時候，他也就沒有什麼好懼怕的了。每一次，你越用力地剝奪與訕笑，其實都在加添他反撲的柴火。當有一天，這把火燒了起來，他會成為你揮之不去的夢魘。過去你施在他身上的力量，從現在開始都要回到你自己身上。

而「小丑」，就是高譚市的夢魘。

高譚市，這座漫畫世界裡的犯罪之都，集結了各式奇形怪狀的罪犯（如小丑、企鵝人、謎天大聖、毒藤女、貓女等等），彷彿高譚市裡氾濫的「超級老鼠」。而電影《小丑》片中，脫口秀主持人曾開玩笑說，也許只有「超級貓咪」才能對付這些「超級老鼠」，似乎預言了未來「蝙蝠俠」的出現。

在過去所有的相關電影裡，蝙蝠俠都是這城市的唯一主角，但《小丑》的焦點，不再是這位黑暗騎士，而是故事裡的經典反派「小丑」身上。它的目光不再看著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高譚之子布魯斯·韋恩，而是這城市裡沒人在乎的邊緣人亞瑟·弗萊克。它沒有蝙蝠俠電影裡常見的居高臨下俯角視野，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底層人民的生活視角，讓人親臨這城市的陰暗與混亂。

亞瑟·弗萊克是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中年男子，他與母親同住，兩人相依為命。但母親身體不好，亞瑟是母親的照顧者，同時也擔負家中的經濟。他以扮演小丑維生，像是穿著小丑裝在街頭舉著廣告牌子，或是在派對上娛樂兒童，但他的工作並不穩定，後來又因為誤會被開除。

他的夢想是成為單口相聲演員，就像他崇拜的脫口秀主持人莫瑞·法蘭克一樣，能站在舞台上，把歡樂帶給大家。可是他並不機智，想出的笑話，在別人聽來也不好笑。他很努力想記下別人的笑點，但那些卻不像是他世界裡的東西。他其實不懂別人的笑點，而他真心覺得好笑的事情，別人卻一點也笑不出來。他的夢想，在現實世界裡根本遙不可及。

母親總是告訴他要笑臉迎人，於是他在人前總是裝著笑臉，但卻又難以克制自己大笑情緒的症狀，常引起旁人不解，甚至引來訕笑與攻擊。在那些不合時宜的笑聲裡，你可以聽見他的痛苦。他知道這不是笑的場合，但控制不了的大腦卻做出笑的反應，讓他感到自責與不自在。那種想壓抑卻又忍不住的笑聲，其實看了讓人心疼。這個世界似乎沒有屬於他的位置，連他可以談話的治療時間，都因為政府預算不足而被停止。這些都像是在訴說這城市對他的不在乎，他成了城市裡的遊魂，成了任人宰割與欺負的弱者。

亞瑟要的東西不多，他沒有要錢要利，他渴望被愛被尊重，可是得到的卻是別人一再的漠視與輕視。就連他崇拜的主持人莫瑞，竟然也是如此對他，口裡說欣賞他、想要他上節目，但實際上是想藉著嘲笑他來製造節目效果，更加說穿了這城市的無情與偽善。

《小丑》讓我們看著亞瑟一步一步成癡的過程，也看見這每一步其實都是與這城市互動的結果，而或許我們也參與其中。沒有東西可失去的他，最終拋下所有的舊秩序與規則。他鄙視一切，創造混亂與失

的半部，唯有如此，他們才能尋回他們被尋走的尊嚴。

《小丑》像是部警世寓言，它訴說著小丑的扭曲，也訴說著高譚市的扭曲——我們終究會承擔我們對其他人的傷害，小丑的出現，不只是亞瑟的個人議題，更像是這弱肉強食結構下的產物，那是底層階級對菁英階層的強力反撲。它再次提醒我們，我們無法自絕於所處的社會，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，我們怎麼對待彼此，結果都會共同承擔。

〈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〉

[關於電子報](#) [訂閱電子報](#)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[友站連結](#) [上期電子報](#) [校友服務](#)

發行人：郭旭崧 總編輯：陳怡如 執行編輯：彭琬玲 網頁維護：創創數位科技 瀏覽人數：**1 2 3 4 0 6 7**